

嘉庆皇帝

刘德桂 著

(上)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爱新觉罗·颙琰，初名永琰，1760年生，其生母魏佳氏，祖上属汉军旗，后被抬入满洲旗。所以，后人称颙琰是“清龙汉凤”所生。颙琰的父亲乾隆，做了六十年皇帝后仍很健康，只是因为不愿超过其祖父康熙的在位时间，才立他的第十五皇子颙琰为皇太子，并将帝位内禅给颙琰，改元为嘉庆。于是，大清朝便空前绝后地出了一位太上皇，和一位在太上皇余荫下登极的嘉庆皇帝。

嘉庆真正掌握国政，是在嘉庆四年太上皇驾崩之后。这时的大清，已不是史家称道的“康乾盛世”那般光景了。白莲教、天理教纷纷举义，一些外藩也屡示不恭，而最令嘉庆头疼的，则是贪官污吏横行，引起百姓的强烈不满。可以说，嘉庆执政的二十五年，也正是他为整顿吏治伤透脑筋的二十五年。他首先拿天下第一贪官和珅开刀，没收其家产以充实国库，继而又铲除了一大批贪官污吏。可惜的是，嘉庆长期在乾隆的耀眼光环下生活，养成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。因此，对弊政多是惩而不杀、戒而不绝，直到他死前，吏治也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整饬。这不能不说是嘉庆一生最大的遗憾。

嘉庆死于1820年，谥号为“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”，庙号仁宗，葬于昌陵。

《嘉庆皇帝》一书，生动地刻画了颙琰的内心世界和嘉庆一朝的风风雨雨，文笔流畅，情节曲折，语言犀利，读后令人感慨万千、掩卷长叹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 太上皇的阴影

一、清龙汉风生下了他 (3)

云收雨住,风流天子乾隆揽着魏雪香的小蛮腰,意犹未尽地慨叹道:“汉家女儿的风韵,当真令朕耳目一新呢!”……博学多识的乾隆不会不知道,他为皇十五子命名“永琰”的“琰”,是征讨不善诸侯的带锋芒的玉圭。难道这时他就预感到,他和雪香生下的这个皇子,将来会对贪官污吏来一番大清扫么……

二、木鱼石唱起悲愤的歌 (42)

永琰只见父皇神情庄重地对天祷告,却怎么也想不到,父皇心中说的竟是这样两句话:“永琰若能承国家洪业,则苍天当佑其成功;若其不贤,则愿上天令他短寿而终,以免贻误大清事业。”……永琰一行奉旨寻找会唱歌的木鱼石,奇石未见,一路上却听够了大清百姓的悲歌……

三、忍他个三年五载 (89)

得知乾隆即将禅位给永琰的消息后,和珅不顾私交太子罪在诛杀的禁令,前去拜谒永琰。当永琰

千恩万谢地接过和珅献上的玉如意时,和珅心里似乎有了底:“此等孺子,可玩于股掌之上也!”……刘墉葡萄在乾隆面前:“皇上既然内禅皇位于太子,就该将皇帝之宝一并传之,天下哪有没有玉玺的皇帝?”乾隆却紧紧攥着玉玺的绶带,声嘶力竭地叫道:“不交,朕就是不交!”……

第二章 惨不忍睹的大清

一、玉圭终于显现锋芒 (149)

在位六十年、又当了三年多太上皇的乾隆爷总算撒手西去任嘛不管了。嘉庆皇帝颙琰按照自己意志干的头一件事,就是诛杀老爹最宠爱的大清第一权臣和珅……接过大清国统的嘉庆,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、整顿吏治,国政出现了转机……

二、雷声大雨点小 (187)

嘉庆揭开大清吏治的疮疤一看,脓血横溢,痛痕丛生,真正是惨不忍睹!他惊出一身冷汗:“别挖了!再挖下去,大清还能剩下几个配穿官衣的?”……抛开那些挠头的事,嘉庆也没闲着,他还有选看秀女这样的头等大事要子呢!当八旗秀女们扭扭捏捏香气扑鼻地在他面前展示腰肢的时候,嘉庆这才知道什么叫当皇上……

三、厨子差点要了皇上的命 (215)

祭祖回来,嘉庆正在盘算今晚跟哪位佳丽共度良宵,突然一条人影飞出,刀光如电,直劈嘉庆门面

……刺客陈德酷刑难捱，正要招出幕后同党，却又牙关一紧，半截舌头被他自己生生咬断……

四、贪官污吏掏空了国库…………… (251)

区区一个直隶司书，居然家财万贯，而私刻的那两枚官印，更令奉旨惩贪的庆格心惊肉跳……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大清藩属安南国，竟然全不把天朝威严放在眼里，派兵冒充海盗骚扰中国东南沿海，搅得百姓不得安生，然而，嘉庆这时连兴师征讨的钱也拿不出来了……

第三章 风流到底寻不得

一、女儿绿与牛兰花…………… (307)

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嘉庆在京郊小店里，体会到一种优哉游哉的雅趣。而店主人那年方二八稚气未消的女儿，更是后宫那些妃嫔们无法比拟的，个中乐趣，也只有春风暗度玉门关的嘉庆才说得清的……老太监火速奏报，钦差大臣广兴被两省巡抚急章参劾，嘉庆刚刚被怀中尤物惹动起来的勃勃兴致，一下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……

二、谁让你撞在枪口上了…………… (340)

骏马美人黄金白银，都成了广兴猎取的对象。当他在丰乳肥臀的胡氏身上过足了瘾之后，那淫妇的罪名便再也不成立了……嘉庆想不到头一个参劾和珅的广兴，竟会把自己也克隆成了和珅。一个“绞”字出了唇，嘉庆又在心里补了一句：“唉，谁让你

撞在枪口上了呢!”……

三、又宰了个花花太岁…………… (381)

新任巡漕御史英纶最大的本事,就是没日没夜地和女人们鬼混,这头曾经偷享过嘉庆宫娥的公牛,在一个月內竟然把閹王埠稍有些姿色的女人都奸淫了一遍……英纶人头落地那一刻,嘉庆叹息道:“为什么这些世家子弟的所作所为都如此令朕失望呢?”……

四、查赈大臣暴死在灾区…………… (423)

查赈大臣李毓昌借着烛光一看,只见那两个女子寸丝未挂地站在床前,搔首弄姿,春光无限……第二天,李夫人的状纸便摆到了嘉庆的龙书案上,一场轩然大波就这样掀起了……

第四章 嘉庆的心病谁来医?

一、二美替皇上当了肉盾…………… (495)

“肉可销魂骨可怜……”嘉庆只吟得这一句,便被迫不及待的二美姐妹用香唇堵住了嘴,龙舟随后也就在福海的烟波间疯狂地颠簸不已……工部书吏王书常在王四妹身上泄罢了兽欲,又丧心命狂地杀死了这朵刚绽的嫩葩。王小三听信王书常的谎言,怀揣利刃去找嘉庆报仇……

二、圣人不出,黄河怎清…………… (546)

又是三年一度的殿试之际,各省举子中的出类拔萃者们,预备了一大堆四书五经中的只言片语,单等皇上出题。谁也没有想到,黄绫上嘉庆竟只写了两个字:“治河”……胼手胝足的河总徐端,伫立在地冻天寒的河岸上,遥望京师,他万万不曾料到,等来的会是御笔亲批的革职命令……

三、似曾相识小梅香 (610)

嘉庆把皇后的玉臂轻轻送回被中,起身踱出寝殿。月光如水,洒落禁苑,夜风徐来,轻拂罗裳。刚与皇后共度良宵的嘉庆,此刻又急切地盼望着那可人的小梅香……那女子双膝一软,跪倒在地:“民妇不知圣驾到此,万望恕罪。”嘉庆却微微一笑,龙睛放光,别有一番意味……

第五章 再也没有了康乾盛世

一、莫道天高皇帝远 (665)

巨坝陡崩,洪魔肆虐,百姓尽为鱼鳖。八百里告急文书直呈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,可谁也不敢惊动龙榻上那位大清天子。要知道,皇上近来脾气可是不大好呢……区区知府,竟然斗胆与万乘之尊的皇上争起了床榻。嘉庆震怒了,狗官在朕面前尚敢如此作威作福,普通百姓还有什么活路吗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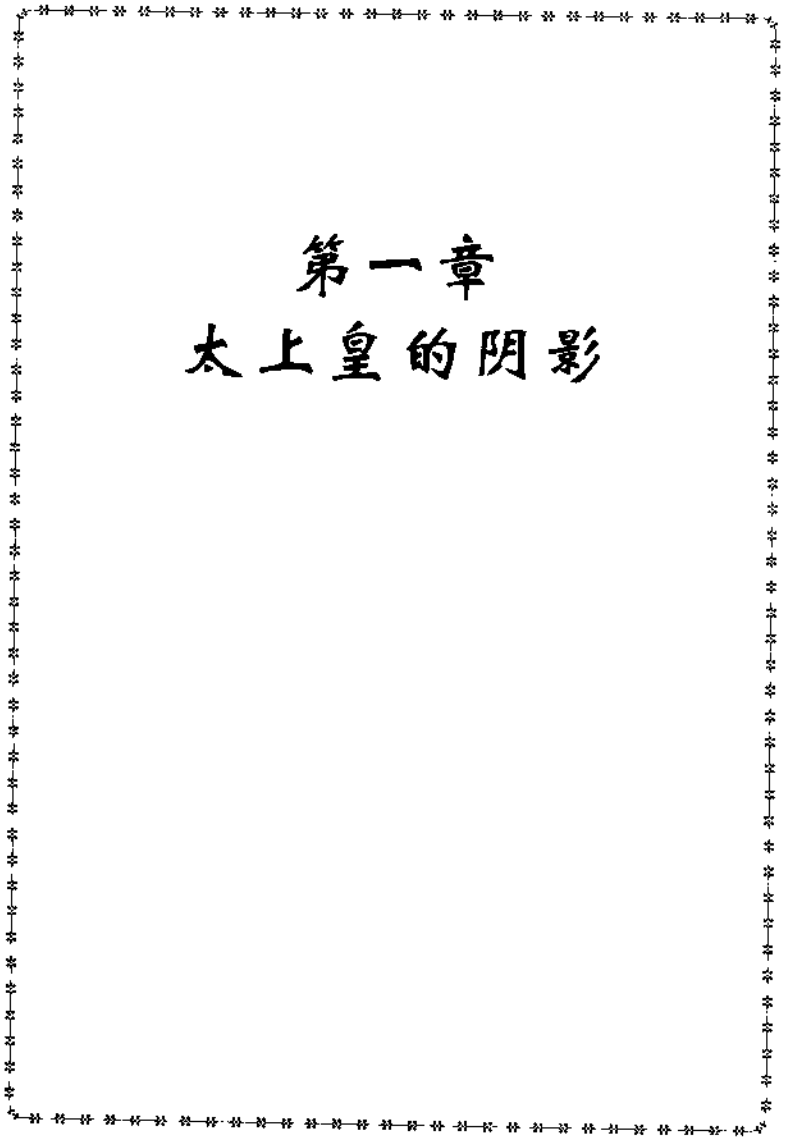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天理教杀进了皇宫 (754)

太監张明东隐约听得“拜见天皇”四个字,大感疑惑:“大清国只有一个皇上,哪里又冒出个什么天

皇？”正在纳闷，只觉眼前一黑，便昏死过去……嘉庆在避暑山庄兴云布雨，天理教却在京城动地惊天。众教徒一声呐喊，刀枪齐举杀进皇宫……

三、死也不容他瞑目 (846)

难以根治的水患成了嘉庆的一个沉重包袱。仅只马营坝一处，就用去了大清朝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，而更多的险工险段，还在等着吞吃大清国帑。嘉庆声嘶力竭：“查，查清楚！白花花的银子都干什么去了！”……从和珅贪敛起，到河工舞弊止，嘉庆长达二十五年的治国生涯中，一直充斥着吏治不清的阴影，害得他临咽气的那一刻，还在抱怨：“倒霉事怎么都让朕赶上了……”



第一章

太上皇的阴影

一、清龙汉凤生下了他

云收雨住，风流天子乾隆揽着魏雪香的小蛮腰，意犹未尽地慨叹道：“汉家女儿的风韵，当真令朕耳目一新呢！”……博学多识的乾隆不会不知道，他为皇十五子命名“永琰”的“琰”，是征讨不善诸侯的带锋芒的玉圭。难道这时他就预感到，他和雪香生下的这个皇子，将来会对贪官污吏来一番大清扫么……

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人们常用它形容苏杭人文昌盛，山水明媚，物产富饶；其实，苏杭的山水所孕育的秀丽的女儿，也绝胜过天下任何地方，她们如苏杭的山、苏杭的水、苏杭的天空，妩媚、明丽、清纯。

然而，苏杭最漂亮的女儿却不出在有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的西子湖畔，也不在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的姑苏城内，而是在苏州西南七十多里处的——香雪海。

香雪海实际上是一道山岭，岭上枝木葱郁，有如堆秀；岭下溪水澄澈，如同白练。这里户户种梅，人人爱梅。每到深冬，满岭满壑，全是梅花，成了花的海洋。此时雪花又漫天飘落而下，在梅花的芬芳中颺颺荡荡，——这个地方叫做“香雪海”，是再恰当也不过的了。

香雪海的女儿，有雪与梅的肌肤容颜，又有雪与梅的气质神韵。

有三间小屋，轻灵地架在香雪海的坡岭上。冬天，檐角与梅枝交结；春夏，墙根旁摇动着早芙蓉；金秋，遍绕篱笆的则是傲雪的梅

花。

三间小屋，在香雪海中，从春到夏，从夏到秋，以花为伴，与花为友。

小屋里住着三口人：父亲、母亲和女儿。父亲，是个瞎子；母亲，也是个瞎子；可是女儿的眸子，则明澈如岭下的溪水，清清凉亮。

康熙末年，一位落榜的举子，经过苏州，爱上了从香雪海上走下来的一位唱评弹的女伶，女伶是个瞎子。有人说这举子看中了那女伶的美貌——虽然她双目失明，但却玉骨冰肌；又有人说这举子落榜以后心灰意冷，子是便沉沦堕落；又有人说这举子本来就是疯子。举子的行为当然遭到家庭的反对。但是，也许这举子真的疯了，他竟然刺瞎了双眼，毅然地、坚定地走上了香雪海。

两个瞎子，生下个女儿，叫雪香。雪香是香雪海最漂亮的女儿。

三口之家，以评弹说书为生，日子过得虽贫寒，却也逍遥快乐。

乾隆九年，雪香已经十七岁，老两口不免为女儿的终身大事忧愁，可是思来想去，女儿纵然是艳丽绝伦，温柔贤淑，但出身如此卑贱，怎能寻个像样的人家？

一天，老两口又说起女儿的婚事，雪香道：“爸爸妈妈不要为这事焦心，女儿自有女儿的打算。”父亲道：“难道你已经有了意中人？”女儿的脸羞得如早晨晴空中的雯霞，嗔道：“哪有的事。”母亲说道：“看来女儿自有主见，但终身大事，也不能再耽搁了。”雪香道：“如果爸爸妈妈同意，我们一块到苏州去，如何？”父亲马上反对：“这万万不可，我们这里的乡下人厚道，你四处说书，可以无事；但是苏州地面上尽是些什么人，你怎能到那种地方去？”母亲也道：“那种地方，你万万不能去。”女儿却道：“爸爸妈妈不就是在苏州认识的吗？”

听了女儿的话，虽然都是双目失明，老夫妻俩仍对望了许久许

久，老两口淡泊为人，犹如这岭上缭绕的白云，来去从容，没想到女儿的心性却极高。是啊，在家里，在这深山里，便永远没有机会，而要创造机遇，就要冒很大的风险。

虎丘在两座山崖的中间，那里有一方池水，清凉冷冽。相传吴王阖闾曾在这儿试剑。因此，这个池子就叫作“试剑池”。

试剑池旁围着一圈人，里三层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，人人都静立在那里，并无一丝儿的嘈杂，他们都被场内悦耳的琴声及美妙婉转的歌喉陶醉了。

已是春天，碧蓝的天空中不时地划过几只黄鹂，几只紫燕，空谷中，深树里，不时地回响着清脆的鸟鸣。

江苏布政使、苏州织造、苏州知府等，陪同北京来的内务府总管兼乐部尚书舒赫德、宦官宫殿监督领侍福安来到这里。他们也为歌声与琴声所吸引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驻足在那里静听，没有说一句话。许久，歌声随琴声细弱下来，像春天早晨里绽放新绿的枝条上挂着的一根蛛丝，飘飘扬扬，飘飘扬扬……

剑池碧水幽幽，山崖俯首静默。

舒赫德和福安是皇上的近臣，这次到苏州是为宫中挑选乐师而来的。待人群散去，二人看到歌女绝世的姿容，绝世的意态风神，惊异非常，随即内心里又狂喜不已，一个念头同时在二人脑海中闪出，二人不约而同地对望了一眼，发出会心的微笑。

舒赫德对苏州知府道：“不妨暂且将这三位唱评弹的留下。”知府早已会意，忙道：“当然，当然。”于是走上前去向三位艺人道：“三位的运气，被宫中的总管看上了，以后的荣华富贵享用不尽了！”

众人进了一个院落，这里本是晋朝司徒王珣的别墅，院子里古木峥嵘，绿苔满地，雅洁而又清爽。

走到一间雅室，舒赫德道：“各位大人如果有别的事不妨自去办理，不必在这里陪同了。”众人退去，福安道：“总管大人，这个女

子国色天香，倾国倾城，才艺又如此高超，若带到宫中，不怕皇上不喜欢。”舒赫德道：“《大清律》云：‘以女色诱皇上者斩’。何况有清以来，哪准汉女入宫？”福安道：“当年康熙帝南巡，也曾纳过汉女，至于入宫不入宫，奴才实在不知道。这个女子，绝对盖过六宫粉黛，若带到宫中，难道乾隆爷不效法康熙帝？”舒赫德道：“这事若办不好，你我二人小命休矣。”福安道：“但是若办好了，我乃刑余之人没有什么，可对大人您，却是前程无量啊。”说到这里，福安定定地看了舒赫德好久，才又道：“人生就是如此，凡事都要有个‘敢’字，不敢作敢为，终是一生庸庸碌碌。”舒赫德道：“此事定要想得周全，你我荣辱，在此一举。”福安道：“我乃刑余之人，不讲什么‘荣辱’，只是在我看来，此事成算，总在十之八九。”

另一间房内，雪香和她的母亲早已泣不成声。老举人道：“我和你母亲，是一片梅花，终究要烂在香雪海的泥土中，是一片雪，总要融化在香雪海的怀抱里。而你，雪香，香雪海的女儿，更应知道人要顺从自然。”雪香道：“女儿若是男子，便要娶一香雪海的女儿，永世生活在香雪海的云雾中；但我是个女儿，我又是你们的女儿，香雪海孕育了我，却不拥抱我，这里没有我合适的位子，我要走了，我只有到山外去寻找能埋葬我的泥土。”

屋外的树梢上，风在低吟。

母亲道：“宫中，和香雪海是两个世界，是两个世界的极端。那里，一年到头，风霜刀剑，是最没有人情的地方。何况，你本是汉家女伶，到那里，又是做太监们的师傅，一生难道……”

父亲打断了母亲的话：“让她去吧，她已经创造出机遇，她还会再创造出来的。”

已是夏天，北京骤然间变得异常暑热。养心殿内放了许多大冰块，殿内一片清凉。福安正给乾隆打着扇子，见他放下手中的奏折，说道：“皇上这几天特别辛苦，奴才以为皇上不妨到南府听听曲

子,何况自我们挑选乐师歌手以来,皇上还从来没有临幸过。”

恰好,乾隆今天略感闲暇,心情也比较舒畅,于是道:“摆驾南府。”

南府,就是南长街南口的南花园,是太监们习乐排戏的地方。乾隆和他的祖父康熙、母亲钮祜禄氏,都极喜欢听戏,所以宫里有许多小太监学习戏曲,宫中也经常派人到各地雇用或买些乐师名伶来这里教练、表演。

舒赫德早已在那里恭候,福安早派小太监把乾隆幸临南府的事告诉了他,待乾隆南面坐定,几个太监急忙给乾隆把扇。舒赫德巴掌一拍,九架古琴顷刻间呈月牙形摆好,随后,转出几个唇红齿白、眉清目秀的小太监,在古琴旁坐定后,边抚琴边齐声唱道:

春江潮水连海平,海上明月共潮生。

滟滟随波千万里,何处春江无月明。

琴声与歌声交织在一起,让人荡气回肠。美妙的音乐烘托出万里月光下潋滟无垠的江湖,乾隆感到宇宙是如此广阔,如此浩渺,神思在月光下的长江湖海上飞越……

突然,乐曲戛然而止,歌队的齐唱变为一人在幕后清唱:

江天一色无纤尘,皎皎空中孤月轮。

江畔何人初见月?江月何年初照人?

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只相似。

不知江月待何人,但见长江送流水。

银光闪耀的月亮照耀着绵延万里的长江,洒在树上雕出如霜的花儿,大千世界成为一片银白色的梦……

待唱到“但见长江送流水”,歌者从幕后转出,乾隆定睛看时,

惊讶得差点跳起来，世上竟有这样清纯绝色的女子！乾隆在内心惊叹道：“她不就是‘皎皎空中孤月轮’吗？”

那女子的歌声渐渐地沉静下去，犹如一轮明月静静地、悄无声息地沉在澄澈的湖底。停了片刻，又是小太监们的齐唱：

白云一片去悠悠，青枫浦上不胜愁。

待唱到最后两句“不知乘月几人归，落月摇情满江树”，又是那女子的清唱。乾隆恍恍惚惚，仿佛自己变成了江边的一株披着银色月光的树。

福安道：“皇上，唱得还好吗？”

乾隆并不回答，只是长时间地望着福安和舒赫德，神情古怪，高深莫测，望得二人心惊肉跳，冷汗淋漓。好久，乾隆道：“让那女子再弹唱一曲。”福安和舒赫德此时才敢喘口气。

这清唱的女子，便是雪香。

雪香高挽着发髻，微微低着头，把眸子向皇上盼了两盼。就这两眼，使得乾隆帝似乎来到一个万年绝谷之中，见到一池荡心涤肺的深潭，顿时洗去一身俗气。

雪香唱道：

“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，谁见幽人独往来？缥缈孤鸿影。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”

乾隆内心惊动，让她近前，细细看她，真如月里嫦娥下凡。于是问道：“你从何处来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奴婢姓魏，叫雪香，是内务府管领清泰的女儿。”

“你回去吧。”乾隆说道。

望着那雪香走远，乾隆对舒赫德和福安道：“随朕来。”

乾隆又回到养心殿，福安、舒赫德跟在后面，心里七上八下。乾隆坐定后，一声震喝道：“你二人不仅欺君罔上，而且随意带汉女人宫，迷惑皇上，罪在凌迟灭族！”

舒赫德、福安魂飞胆丧，急忙跪倒，五体投地。舒赫德道：“皇上圣明，奴才罪该万死。但我二人实在是看她技艺超绝，埋没民间，实在可惜，这才雇到南府，做几天教习，马上就要放她回去，不想被皇上撞见。”

乾隆一拍案子道：“还敢强词夺理，这一切分明是你二人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安排。那女子方才说她是什么‘清泰’的女儿，分明是你二人的教导——实在胆大包天，你二人还不从实招来。”

福安道：“这事多是奴才的主意，要杀只杀奴才一人。当初是我怂恿总管大人雇来这女子，来京的路上，觉得她不便教习小太监，于是奴才想，清泰一生老实勤谨，膝下只有一女，不想在去年腊月里病死，清泰夫妇痛不欲生，不如把这个女子过继给他做个女儿，聊以抚平他们内心的创痛，到了京城，一问清泰夫妇，恰好他女儿病死的事知道的人极少，户口上也没有销去她女儿的名字，况且清泰夫妇见了这雪香，和他们过去的女儿模样儿一般，满心愿意认这个义女。过了一段时光，见这个雪香又极孝顺，老夫妇俩对她倍加疼爱。现在，已真真正正地成了不可拆开的一家三口儿。”

舒赫德道：“此事虽然是福安出点儿主意，但这也是我自己的意思。我是总管，决定做这件事的是我，皇上要杀只杀奴才，福安实是胁从。”

乾隆道：“你二人似乎挺够义气——站起来吧。”

二人哪敢站起，五体投地，一动不动。

“朕叫你二人站起来！”声音虽不大，却透着阴冷和威严。

二人哆哆嗦嗦地站起来。

乾隆道：“有多少人知道这清泰的女儿死了？清泰认这苏州女